

清华简《系年》楚文王“取顿以恐陈侯”事析论

魏栋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北京 100084)

摘 要:清华简《系年》第 5 章末尾记载楚文王北出方城, 拓土至汝水一带, 最后迫使陈、顿屈服。其中楚文王以兵威加于陈、顿, 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 其史料价值不可轻视。笔者从顿国概况及陈顿关系、陈国概况及陈楚关系、“改旅于陈, 焉取顿以赣陈侯”疏解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楚文王开拓中原史实的认识。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楚文王;顿国;陈国

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0)01—0060—06

清华简《系年》第 5 章主要记载了楚文王在中原淮河干流及其支流汝、颍地区的扩张。该章主要以陈国国君之女、息国国君夫人息妫为线索, 记述了楚文王灭亡息国、征服蔡国的过程。其结尾云:“文王以北启出方城, 圾薳(表)于汝, 改旅于陈, 焉取顿以赣(恐)陈侯。”^①章尾后半句所记楚文王以兵威加于陈、顿, 不见于传世文献。此条史料的价值, 需要给予足够重视。笔者拟从顿国概况和陈顿关系、陈国概况及陈楚关系、“改旅于陈, 焉取顿以赣陈侯”疏解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深化对楚文王开拓中原史实的认识。

一、顿国概况及早期陈顿关系

顿国是西周初年受封于淮水流域的姬姓小国。《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南顿”县条班固自注:“故顿子国, 姬姓。”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顿迫于陈, 其后南徙, 故号南顿, 故城尚在。”^[1](P1561~1562)]顿国所处的颍河中游一带, 周初受封的方国十分密集, 顿国北有陈国, 西北有许, 西有胡, 西南有房、蔡, 南有聃, 东有

项, 顿国则夹处其间。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 637 年)记载:“秋, 楚成得臣帅师伐陈, 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 城顿而还。”^[2](P402)]同书僖公二十五年(前 635 年)记载:“秋, 秦、晋伐郟。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 弗及。遂围陈, 纳顿子于顿。”^[2](P434~435)]公元前 637 年, 由于陈国在楚、宋之间首鼠两端, 楚国令尹成得臣帅师攻打陈国, 攻取陈国的焦、夷两座城, 并在顿地修建城池, 这座城池就是今天的南顿故城。两年后, 楚国在与秦晋的斗争中失败, 于是成得臣再次伐陈, 并将顿国君主由北顿迁往新筑的顿城(即后世的南顿故城)。迁到南顿的顿国成为楚国的附庸, 但是随着不同时期列国形势的变幻, 顿国仍在楚国与陈、宋、晋等中原国家之间摇摆。《春秋》定公十四年(前 496 年):“二月辛巳, 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 以顿子牂归。”^[2](P1593)]《左传》定公十四年载:“顿子牂欲事晋, 背楚而绝陈好。二月, 楚灭顿。”^[2](P1595)]最终, 顿国在

收稿日期:2019-1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出战国竹简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8CZS07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先秦文献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地图编绘”(18ZDA176)

作者简介:魏栋(1987—), 男, 河南南阳人, 助理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楚史楚文化、简牍保护等研究。

① 见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 中西书局, 2011 年, 第 147 页。部分释文参考罗运环:《清华简〈系年〉楚文王史事考论》,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等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 中西书局, 2016 年, 第 225 页。

春秋末年亡于楚、陈。

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判断:“顿国本在县(引按,指商水县)北三十里,顿子迫于陈,后南徙,故号南顿”,顾氏所说是符合事实的。所谓北顿、南顿,不是两个顿国,而是以都城的相对空间位置来称呼不同时期的同一个姬姓顿国。目前,北顿故城和南顿故城已经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找到。北顿故城位于今周口市下属的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据调查,北顿故城面积约25万平方米(0.25平方公里),该城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00米。城外有护城壕沟,城内发现有蚁鼻钱、陶罐等生活用具及瓦、瓦当等建筑构件。^{[3](P125)}西汉在北顿故城设博阳县,东汉改称乐嘉,三国时期衰落。南顿故城也已经被发现,此城位于周口市下属的项城市南顿镇境内。据调查,南顿故城面积约50万平方米(0.5平方公里),现仅存北城垣的一段,城内外也有不少周代遗存。南顿故城是楚将成得臣为顿国所筑,面积是北顿故城的两倍。

清华简《系年》记载楚文王北拓中原时有“取顿以贐陈侯”之举,所以需要对其早期陈、顿关系进行考察。陈国都城在今周口市淮阳县,顿国与之密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为天下共主,颇有政治军事实力,陈、顿等国未见有相互攻伐之事,当时列国关系尚能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在今河南周口地区的西周诸封国当中,陈国无疑拥有执牛耳的优势地位。陈国是大国,顿国仅是小国,顿国依附于陈国,而陈国则需要顿国作为自己的藩屏,所以一直到春秋早期陈顿的关系处于比较密切、友善的状态,这种关系可以被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证明。20世纪70、80年代,商水县连集乡朱集村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其中三件遯(原)氏仲簋为春秋早期器,三簋盖内铸有铭文。铭文作:“惟正月初吉丁亥,遯(原)氏仲作沦仲妣家母媵簋,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永寿用之。”^{[4](P311)}周口市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原仲”簋与以上三者大小、铭文相同。^{[5](P208)}铭文“沦”字读为“顿”,已为学界公认。簋是原仲为其次女“沦(顿)仲妣家母”所做的陪嫁媵器,所嫁之国就是顿国。原仲为春秋早期陈国大夫,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非礼也。原仲,季友之旧也。”原仲为陈国公室大夫,所卒之年为鲁庄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667年。原仲嫁女作簋之年当在公元前667年之前。“原仲”簋作为春秋前期(有可能晚至楚文王时期)遗物,所记陈、顿贵族的通婚史迹正说明了陈、顿自西周以降

至春秋前期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

二、陈国概况及早期陈楚关系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陈,太皞之虚也”,^{[2](P1391)}说明陈地以前为传说时期太皞的活动中心。到西周初年,周武王封舜的后裔妣满于陈地,陈为最初受封的较为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史记·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妣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妣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妣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6](P1895)}

西周时期陈国史事几乎全部湮没,《史记·陈杞世家》仅仅载有西周时期陈国国君世系。西周以降,陈国史事逐渐丰满。陈作为中等国家,是齐、晋、楚等大国争夺的对象。春秋早期以降,楚庄王、灵王、惠王三度灭陈,是目前已知的陈国史事最核心的部分。楚庄王欲称霸中原,于是借陈国夏征舒之乱的时机,灭陈。《左传》宣公十一年云:“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2](P713~714)}后来,在楚国大夫申叔时的劝谏下,楚庄王“乃复封陈”。到楚灵王时,欲再次称雄中原,派兵灭陈。《左传》昭公八年:“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宋戴恶会之。冬十一月壬午,灭陈。”^{[2](P1304)}后楚灵王自杀,楚平王(即公子弃疾)即位后为安定局势,遂兴灭国,以笼络人心。《左传》昭公十三年:“平王封陈、蔡,复迁邑,致群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2](P1348~1349)}陈国即在复封之列。后来,陈趁楚国国内乱侵楚,终为楚所灭。《左传》哀公十七年:“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2](P1708~1709)}

以上楚王三度灭陈是春秋中叶及以后的史事,笔者关注的是春秋早期的陈楚关系,下面略作分析。

西周至春秋早期(楚文王以前)的陈、楚关系是比较疏远的,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由悬隔的空间距离导致的。陈国与楚国皆在周初受封,二者都是封国中比较重要的国家。陈国受封之地在今周口市淮阳县,辖境在今河南周口及安徽亳州的一部分;楚国受封之地在“丹阳”,丹阳地望目前颇有争议,但争议范围已经大为缩小,集中在丹淅地区和枝江地区。不管丹阳在丹淅还是在枝江,楚与陈都被众多方国悬

隔,二者并不接壤。但是,楚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尤其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文王时期,楚国的版图有了极大的拓展。以楚武王时期的经营为基础,楚文王灭掉申、邓、息等国,并“封畛于汝”,占领了包括南阳盆地在内的汉水中游及淮河上游一带,并一直向北推进到汝水一带。楚文王向中原的大规模扩张,将楚国北部疆界向中原腹地推进,使陈国与楚国不得不成为“邻居”。而陈国是中原地区较大的国家,受封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藩屏周王朝的。到楚文王时期,陈国成为阻挡楚国北进的直接障碍,二者关系自然由疏远转为紧张。

三、《系年》“改旅于陈”疏解

学界对于《系年》第5章“改旅于陈”一句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讨论意见,在进行疏解之前,先对各家意见进行介绍。《系年》整理报告:

遂,旅之异体。《尔雅·释诂一》“旅,阵也”,邢昺疏:“旅者,谓布阵也。”^{[7](P149)}

网友子居认为:

治,原字作“改”,似当读为“治”。治旅,即传世典籍之治兵、振旅。……《系年》本章的“治旅于陈”实即指伐陈,《左传》昭公五年:“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国语·晋语四》:“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韦昭注:“治兵,谓征伐。”故下文说“焉取顿以感陈侯”。^①

梁立勇先生认为:

改在《系年》凡二见,作𠄎,与本简字形(引按,指“改旅于陈”之“改”的字形)有别。𠄎当即《说文》的“改”,《说文》小徐本认为“改”从“曰”声,𠄎既从曰声,当读为治。“治旅于陈”犹言治兵于陈。^{[8](P208~209)}

罗运环先生认为:

改字原篆作𠄎,严格隶定为改,宽式隶定为改。《说文解字》分改、改为二字,先秦古文字中没有这个区别。本句改字当用本义。……《说文解字》:“改,更也,从支、己。”旅,在此指师旅(军队)。……此改字句式与《左传·宣公十二年》“改乘辕而北之”的句式相近,其义为:“开拓疆域达到了汝水”,将军队的行动改向陈

国。^{[9](P226)}

苏建洲先生认为:

简文“𠄎”即“改”字,当分析为从支己声或己声……“己”与“曰”声首音近可通,如《说文》“𠄎”或体作“𠄎”、《容成氏》24“禹亲执畚𠄎(耜)”皆可为证,所以“改”读为“治”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则【改与治】这样的通假情况前所未见,二则“治旅”毕竟与“治兵”不同,“治旅”一词未见于传世文献。此处“改”恐怕读如字较好。……“改旅”,可以理解为“易旅”,即变易陈之师众,使之从己。……还有一种可能是将“遂”读为“举”……“师旅”,《集成》285叔公铸作“师旗”。“举”可理解为兴兵、发兵的意思。《荀子天论》“举错不时”,杨倞注:“举,谓起兵动众。”“改举于陈”是针对前一句“𠄎于汝”来说的,即本来在汝水附近开拓疆土,又改到陈国举兵。^{[10](P307)}






罗运环先生认为“改旅于陈”之“改”字𠄎严格隶定当作改,宽式隶定当为改,值得信从;但认为此处“改”用作本义,则需商榷。整理者将“旅”解释为布阵,苏建洲先生将之读为“举”,训为发兵,皆不合简文原义,“旅”当解为师旅之旅。子居、梁立勇先生认为“改”当读为“治”,“治旅”犹“治兵”,这是值得重视的。将“改旅”视作“治兵”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一种解释,但正如苏建洲先生所云,此说也有不可回避的缺陷:“改”与“治”通假未见用例;“治旅”一词从未见于传世文献。

对于“改旅于陈”,笔者拟在学界已有基础上,进行新的阐释。“改”字的训释,是正确理解“改旅于陈”的关键。对于“改”字,从考察异文的角度来解决训诂,应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里要用到《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公布的曾侯𠄎A组编钟铭文资料。曾侯𠄎墓所出编钟,“依器形特征及铭文可以将编钟分为A、B、C三组”。“(A组编钟)器体硕大,铭文内容相同,可以互补残缺和模糊的文字。存2件,一件形体完整,一件残破。”^{[11](P14)}(简称为《发掘简报》)两件铜钟铭文基本相同,可逐字对读,只是第2件缺少一块。北京收藏家梁氏收藏有一块大型青铜钟残片,内容可与曾侯𠄎墓A组编钟铭文对读。^{[12](P70)}梁氏所藏残片正是A组编钟第2件青铜钟所缺失的背侧左鼓部。此片有铭文作:“余申固楚

① 子居:《清华简〈系年〉8~11章解析》,Confucius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2012年6月27日。

成，整复曾疆。”第 1 件青铜钟相应部分作：“余申固 掘简报及曹锦炎先生文将二字的相应资料列表如楚成，改复曾疆。”“整”“改”当互为异文。下面据发 下：

表 1 曾侯與墓 A 组编钟铭文“整”“改”字形对照

A 组编钟	文字	照片	拓片	摹本
第 1 件	改			
第 2 件 (梁氏所 藏残片)	整		缺	

据《发掘简报》，A 组编钟第 2 件略大于第 1 件，为曾侯與墓所出青铜钟最大者；对比两件青铜钟铭文（皆为铸造），虽然阅读顺序都是“正面钲部→正面正鼓部→背面右鼓部→背面钲部→背面左鼓部→正面右鼓部”，但二者的行款并不相同。这两条证据足以说明两件青铜钟不是同一范所铸造。既然两钟为不同范所铸造，铭文也是分别铸造，出现文字差异就不足为怪了。就以“整”“改”所在的两件铜钟背侧左鼓部为例，这一处的铭文中“表”字，第一件钟的“表”所从之“衣”旁变形极其严重，如不通过对读，是不能辨认出来的；再如“懷”字，在第一件钟里，缺少“亼”旁。细审原字字形，并结合以上分析，“整”“改”二字互为异文关系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若“整”“改”二字异文关系的判断正确，那么在以上钟铭中“整”“改”二字含义应当相同。作为钟铭最初整理者之一的凡国栋先生将“改复曾疆”解释为“重新光复曾国的疆土”；^{[13](P64)}曹锦炎先生将“整”解释为“完整”，将“整复曾疆”解释为“完整地恢复曾国故有的疆域”。^{[12](P72)}笔者以为，将“改复曾疆”之“改”训为“重新”，则暗含曾国疆土先前已经被占领又得以恢复之义。揭橥“改”义应从其异文“整”字入手，但曹先生理解为副词“完整地”似亦可商榷。曾侯與 B 组编钟铭文有曾侯“定均曾土”，其义恰好可与“改/整复曾疆”对应合观，故“整”字当为动词，训为为整治、整顿，“改/整复曾疆”意为整顿收复曾国疆土。

下面回到《系年》“（楚文王）改旅于陈”的疏解问题上。将“改”读为“治”，“治旅”犹“治兵”，于文义颇可通，但苏建洲已指出其缺陷。从曾侯與 A 组编钟铭文看“改”有“整”之义，即整顿。《系年》“（楚文王）改旅于陈”之“改”亦当解释为“整”，即整顿，“整旅”

意思是整顿师旅。“整旅”一词见于古书，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吴楚鸡父之役时，吴公子光建议吴王说：“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引按，通阵字）整旅。”^{[14](P1501)}沈玉成将此句翻译为：“请先头部队放松戒备减少军威，后续部队巩固军阵整顿师旅。”^{[15](P482)}《系年》“改（整）旅于陈”为“动词短语＋状语”结构，后置状语并不影响前面动词短语的含义。《系年》“改（整）旅”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之“整旅”之义应当相同，都是整顿师旅之义。《系年》“改旅于陈”意思是楚文王在陈国疆土上整顿楚国军队，此举的意图当是威慑陈国。

四、《系年》“焉取顿以赣陈侯”疏解

《系年》整理报告：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杜注：“顿国，今汝阴南顿县。”赣，读为“恐”，《说文》：“惧也。”一说读为“陷”，《孙子兵法·地形》：“吏强兵弱，曰陷”，李筌注：“陷，败也。”^{[7](P149)}罗运环先生：

赣（恐），在上古音系中有两个音读，一为东部见纽，与从工声的贡（东部见纽）常相通用；一为谈部见纽，与从召声的陷（谈部匣纽）等字及从欠声的坎（谈部溪纽）等字常相通用。侵部虽与谈部音相近，尚不见侵部“感”（侵部见纽）等类字与“赣”通用例，而“恐”（东部溪纽）与“赣”为同部字，可通用，原整理者的意见可取。^{[9](P227)}

苏建洲先生：

整理者将“赣”读为“恐”可能是对的，盖“子

赣”又作“子贡”，而“贡”“恐”均从“工”声，故赣、恐可以相通。相同文例可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灵王）十一王伐徐以恐吴，次乾溪。民疲于役，怨王。”^{[10](P311)}

对于《系年》简文提到的“顿”，整理者以为是西晋南顿县（即今项城市南顿镇），但从上文所述顿国历史概况看，在公元前635年，顿国才迁到项城市南顿镇，之前的顿在今商水县境内。因此，学者认为《系年》之“顿”是在今商水县境内的北顿故城的说法是合理的。赣字，整理者给出读“恐”与读“陷”两种看法，网友则给出读“监”与读“感（撼）”两种意见。由苏建洲、罗运环先生的分析来看，读“恐”一说应最接近于简文本义。

除去“顿”“赣”外，《系年》“焉取顿以赣陈侯”一句的重点应放在被学者忽略的“取”字的训释上。“取”字的常用义是攻取、夺取。在古书中，“取某”的辞例最常见的有两种：“取+城邑名”和“取+国名”。在“取+城邑名”中，“取”训为攻取、夺取，没有异议。但在“取+国名”中，“取”训为攻取、夺取，虽然字面上是可通的，但攻取该国是否就意味着灭亡了这一国家，这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如《公羊传》昭公四年：“九月，取鄆。其言取之何？灭之也。”^{[16](P553)}是“取鄆”之“取”训为灭亡。再如《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预注：“胜国而不用大师，亦曰取。”^{[14](P240~241)}《吕氏春秋·长攻》：“于是与蔡侯以飨礼入于息，因与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高诱注：“不劳师徒而得之曰取。”^{[17](P149)}按杜预及高诱旧注，“取”当训为不用军队而战胜它国，并不一定包含有灭亡之义。“取舒”“取息”“取蔡”是否就是灭亡了这三个国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杨伯峻指出：“徐越数百里而取舒，固不能有其地，故其后舒复见，文十二年《传》言楚子孔执舒子平，疑自后灭于楚。”^{[2](P284)}由此可见《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并非灭亡了舒，而是打败了舒。再来看“取息”，《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2](P198)}将《吕氏春秋》与《左传》的这两处记载合观，“取息”必为灭亡息国之义。最后看“取蔡”，《左传》庄公十年记载：“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2](P184)}同书庄公十四年记载：“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2](P199)}看来《吕氏春秋》之“取蔡”并非灭亡蔡国之义。

既然“取+国名”的辞例并不一定就是灭亡了某国，那么《系年》“取顿”的准确含义还应从顿国存亡

的历史事实中具体分析。楚文王“取顿以赣陈侯”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时，“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2](P1595)}但楚灭顿在春秋末期，顿国一直存在到春秋末期。所以，由此判断“取顿”应不是灭亡顿国之义。但联想到楚曾灭陈、蔡后来又复封之的历史事实，有没有楚文王“取（灭）顿”后又复封顿的可能性？先看看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惠王灭陈》对陈国灭而复立的分析：

陈灵之荒淫，足以亡国，而卒不亡者，楚庄方欲图霸，未肯公然亡人国也。陈衰无道，国已亡矣，犹幸得复者，弃疾惩恶，欲假兴灭以为名也。迨春秋末，周室益微，霸者不作，强大日肆并吞，弱小几难自立。……况陈在楚之宇下，即竭诚事之，犹时有吞噬之处，乃背楚即吴，安有复存之理。^{[18](P606)}

与以上陈国灭而又复的情况不同，楚文王至楚成王时期，缺乏灭亡顿国而又恢复之的主、客观需求。楚文王“取顿”数年后，就去世了，先后即位的是他和息妫生的堵敖、楚成王，二人即位时年龄尚幼。堵敖与楚成王王位的交替，虽有着血雨腥风，但楚国国势仍然强大，令尹子元尚能帅师北伐郑；楚成王在位早期，令尹子元因弄权被申公斗班所杀，但楚国尚有斗谷於菟等元老坐镇，并未明显影响楚国局势的稳定；到楚成王成年后，楚更是雄心勃勃，北上争霸中原。由此来看，楚文王至楚成王时期，楚国似不存在灭亡顿国而复之、“假兴灭以为名”的需要，《系年》所谓楚文王“取顿”恐非灭亡顿国之义。若这种推测准确，以“胜国而不用大师”来训释“取顿”之“取”应是比较接近《系年》原意的。“胜国而不用大师”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味，这与《系年》“取顿”之前曾“整旅于陈”是密切相关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系年》“（楚文王）改旅于陈，焉取顿以赣陈侯”疏解如下：楚文王先在陈国疆土上整顿楚国军队，然后不战而占领了密迩于陈且作为陈国藩屏的顿国（并未灭国），以此来威慑陈国国君。

五、《系年》与楚文王威服陈国

以上介绍了顿国概况及陈顿关系、陈国概况及陈楚关系，并对“改旅于陈，焉取顿以赣陈侯”进行了疏解，下面来比较楚文王北进中原时对待陈与对待申、邓、息、蔡等的策略，并分析产生差异对待的原因，以深化对楚文王开拓中原史事的认识。

《左传》哀公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2](P1708)}这句话中包含了楚文王北上拓土所涉及的最主要的国家申、息、陈、蔡,除此之外,其实还包括邓等小国。

《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2](P169~170)}可见,对于楚国北上必经的申、邓,楚文王采用的措施是武力征伐灭亡其国。此即“县申”的缘由。

《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2](P198)}息国地理位置重要,是楚东进淮域的重要基地,也被楚文王所灭。此即“县息”的缘由。

楚国“朝(朝字为使动用法)蔡”的原因,《左传》已经述及原因所在,该书庄公十年记“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2](P184)}同书庄公十四年记载息妫成为楚文王夫人后自认为“吾一妇人而事二夫”而郁郁寡欢,于是“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2](P199)}楚文王通过两次伐蔡,甚至掳获其君,蔡因被楚国征服而朝于楚是顺理成章的。

陈朝于楚的原因传世文献未见记载,《系年》则给出了答案。《系年》“取顿以赣陈侯”意思是楚文王在陈国疆土上整训楚军,占领了密迩于陈的顿国,以此来使得陈国震恐。“取顿以赣陈侯”即是《左传》“朝(引按,此处为使动用法)陈”之原因,这是十分明显的。

史书记载楚对申、邓、息、蔡或伐之或灭之,但对于陈国则仅仅是“改旅于陈,焉取顿以赣陈侯”,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武力攻伐方式。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于陈楚的国力对比上,应当是楚文王在北拓中原战略目标与照顾息妫母国情感之间的一种折中方案:北拓中原是楚文王的战略选择,不可能动摇,陈国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楚进一步北上的障碍,理应攻伐;不过,楚文王掳获的爱妃息妫是陈国公主,攻伐陈国不得不考虑息妫的感受。楚文王既“改旅于陈”,又“取顿”,但最终没有攻伐陈国,更没有灭亡陈国,而是采取了“杀鸡给猴看”的方

法来慑服陈国,最终陈国屈服并朝于楚。

最后来看邓国,它与陈情况相似,也是楚国的姻亲。楚武王夫人、楚文王之母邓曼是邓国公主,但楚文王对邓并未采用像对待陈那样的威服之策,而是攻灭了邓国。其中缘由试分析如下:楚文王即位第二年(前688年)即越过邓国伐灭申国,楚文王越过邓国有悖常理,为何不先灭邓扫清北上灭申的道路,这恐怕主要是因为楚文王之母尚在世的缘故;至于灭申的次年(前687年),楚文王在回师途中伐邓,恐怕是为报复上一年楚文王北上过邓时,邓“三甥”谋害楚文王的企图。楚文王灭邓在公元前678年,已到楚文王晚年,此时其母邓曼恐已经过世,灭亡邓国已不再有所顾忌。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闫德亮.顿国历史与地理考论[J].史学月刊,2010(10).
- [4]秦永军,韩维龙,杨凤翔.河南商水县出土周代青铜器[J].考古,1989(4).
- [5]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1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7]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 [8]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C].上海:中西书局,2016.
- [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等.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C].上海:中西书局,2016.
- [10]苏建洲,吴雯雯,赖怡璇.清华二《系年》集解[M].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
-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4(4).
- [12]曹锦炎.曾侯残钟铭文考释[J].江汉考古,2014(4).
- [13]凡国栋.曾侯與编钟铭文东释[J].江汉考古,2014(4).
- [14]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5]沈玉成.左传译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6]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7]高诱.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 [18]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